

公羊義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三年
盡四年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注所伐大夫不卒者莊公薄於

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與桓同義月者衛朝背叛出奔天子

新立衛公子留齊魯無憚天子之心而伐之故明惡重於伐

故月也

舊疏云隱九年傳云伐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桓十一年傳云柔會宋公以下于折傳曰柔者何

吾大夫之末命者也注云鄭發傳者無氏嫌貶也然則今復發傳者嫌會讎人致貶故也按左傳云疾不明所疾何事杜

氏以爲疾其專政亦以意言耳穀梁云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舊疏蓋駁穀梁說耳○注所伐至大夫○舊疏云知未命大夫得書卒者正見隱九年經書俠卒也被注云未命所以卒之者賞宜從重無氏者少

略也卽其義按將兵大夫稱名雖未命蓋亦三卿之一擇五年傳云將尊師少稱將也○注與桓同義○舊疏云桓十一年柔會宋公已下于折傳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彼注云所以不卒柔者深薄桓公不與有恩禮於大夫也按柔蓋亦三卿之一桓莊皆薄臣子之恩故去卒以示譏○注月者至月也○舊疏云世本及史記並有其事齊氏召南考證云按史記衛世家曰惠公奔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惠公是此役伐衛乃奉王命非違王命也如何說則齊魯違王命矣以左傳證之史記是也按以左氏謂之亦當與公羊同義下五年公會諸侯伐衛納惠公六年王人子突救衛救衛者救黔牟也明黔牟天子所立故得奔於周也世家又云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客舍黔牟與燕伐周如惠公爲王命所納黔牟無緣復爲周所立衛惠無爲怨周史公亦自矛盾也舊疏云正以征伐例時卽上二年公子慶父伐於餘丘之屬是也今此月者背叛出奔罪重故也是月爲惡詞明重於伐矣通義云此兩惡并重錄責之甚也几侵伐常例時間有月者皆殊文以見美惡諸侯之師以錄月者爲善公會侵蔡伐楚宋公伐齊是也大夫之師以錄月者爲惡弱會伐衛公孫惡令侵陳是也君臣殊科故得相反以成其義范引徐邈曰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與魯同其理危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注

莊公馮篡不見書葬者篡以計除非以起

他事不見也

疏

注莊公至見也○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

醫卒于扈注不書葬者篡也是篡不明者則貶去葬以見義若鄭衛人立晉見於隱四年傳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其篡

已明故桓十三年書葬衛宣公齊小白入于齊見下九年傳曰其言人何篡辭也是篡亦明故僖十八年書葬齊桓公齊陽生入于齊見哀六年亦書入以明篡故哀十年書葬齊悼

公其入國卽位之初皆有立納入文者不嫌非篡則不必貶去其葬也宋莊公初篡不明理合去葬見義今書葬者正以

繆公有讓國之善計其父功而除其篡罪也隱三年注繆公亦死而讓得爲功者反正也蓋以盈大臣正之義故也通義

云篡未明而書葬者爲繆公之諱與喜時同義是也舊疏云襄十四年夏衛侯衎出奔齊至二十六年春甯喜弑其君衎

衛侯衎復歸于衛傳云然則易爲不言衎之立不言衎之立者以惡衛侯也注云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衎立衎立無

惡則衛侯惡明矣又宣六年傳而立成公黑孺彼注云不書

者以惡夷狄也然則衎與成公之篡皆不惡者以恶衎與夷狄矣是爲以起他事不見今宋莊公之立不書惡之者自以計除之不見義故云非以起他事不見也既以計除則迥然

無罪故得書葬又云晉侯重耳亦篡不明而僖公三十三年

得書葬晉文公者春
秋爲賢者諱故也

五月葬桓王

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注改更也改葬服輕不

當月月者時無非常之變榮奢改葬爾故惡錄之書者諸侯當有恩禮疏

命云謹按言字衍文也當作此未有崩者蓋謂此年未有天王崩之事非謂經文未有言崩者

也僖十九年傳此未有伐者三十一年傳此未有伐曹者皆其例也莊十八年傳此未有言伐者唐石經無言字以彼例

此可知言字之衍矣穀梁傳云傳曰改葬也注若實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日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

故謂之改葬是范不以傳言爲然舊疏云經宜書改而不書

改者蓋以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何勞書改其改卜

牛須書改者若直言卜牛嫌卜前日傷之牛故須言改以明

之是徐疏隱駁范氏義也○注改更也○詩鄭風韞衣云敝

予又改爲今傳改更也廣雅釋詁改更也國語魯語執政未

改革革注改易也易亦更也更改雙聲○注改葬至當月○禮喪服改葬總注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言改

葬者明棺物壞敗故謂之如葬時也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

從墓之墓禮宜同也服總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之疏云按既夕記朝廟至廟中更設遷祖奠此移柩向新葬之處所設之奠亦如士斂之奠士用豚三鼎則大夫已上更加牲牢大夫用特性諸侯用少牢天子用太牢可知朝廟載柩之時士用軒轅大夫已上用輶不用輶車飾以帷荒則此從墓之墓亦與朝廟同可知通典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總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耶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慈答奠如大斂奠士特麻從廟廟朝廟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推之大夫莫用特性天子太牢諸侯少牢又晉尚書下問改葬總應虞與否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總既虞而除之傳純難日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寢則當復還祔於廟不得但虞而已荀訥以爲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謂純言爲當庚蔚之謂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開墓將空而莫事畢而莫祭遂毀靈座若棺毀更斂宜有大斂之奠若移喪遠葬又有祖奠遣奠也射慈答徐整亦云不在殯宮又不爲位何反虞之有孔叢子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漢戴德云制總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

無遺莫之禮其餘親皆弔服按呂氏春秋開春篇昔王季歷葬於禡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此鄭氏所謂墳墓以他故崩壞者故韓愈改葬服議云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注總者五服最下故云服輕也通典載蔡謨等說以爲改葬宜斬衰韓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他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總也其說是矣所以鄭氏專指臣子妻三項江氏筠云改葬究竟誰改之三者皆是主改葬之人所以其義獨精范甯云言舉下緇上從總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總也甯之先君與蔡司徒論之詳矣則范德之論同於蔡謨矣彼又引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禮總舉五服之下以喪緇藐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內况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緇釋所以總也是江氏以皆服總也蓋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也馬氏云棺有弛壞將亡尸僵故制改葬棺物敗之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唯云事已而除不待三月與鄭異後儒多從鄭說故通典引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葬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緇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案馬王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待三月與鄭異後儒多從鄭說故通典引

趙商答陳機問謂當待三月以序其餘哀虞蔚之云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爲葬說故也韓愈云或曰經言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日自啓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是皆從鄭說何氏不著既葬而除之說當亦如鄭義又云不當月以決昭二十二年六月叔軒如京師葬景王之文彼宜服重故月明此服輕不必如蔡謨范甯等反重服也左氏傳緩也似不得緩至七年非如後世青鳥術或有求卜吉壞停棺不葬之事穀梁引或曰卻尸以求諸侯亦非人情應如范氏所駁惠氏士奇春秋說云魯莊三年葬桓王或云緩葬或云改葬緩至七年學者疑之於是有卻尸以求諸侯之說似改葬近之春秋書改卜易爲不書改葬改卜禮也改葬非禮也何以知之以周禮知之春官冢人掌正墓位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遷而改之則昭穆亂矣墓位焉得正乎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謂禁民間之遷葬也大司徒以本俗安萬民三日族墳墓是葬各以其族焉可遷又焉可改而冢人亦有族葬之法故遷葬者媒氏禁之墓大夫掌其禁焉春秋魯改葬惠公鄭改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不書以此知改葬非禮也○注月者至錄之○舊疏引春秋說云恒星不見

周入榮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覲穀梁疏引感精符云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而王不懼使榮叔改葬桓王奢麗太甚嚴氏亦云疏引春秋說穀梁疏乃感精符文知解中几言春秋說者皆春秋緯書作解者用漢人之法不出書名耳按春秋說說卽春秋緯是也不必卽感精符文感精符以改葬桓王在恒星不見後與春秋四達舊疏所引春秋說似因改葬榮奢乃致恒星之變故又引宋均說云由三年改葬故七年恒星不見夜明者由此榮奢改葬故惡而書月以深錄之也言時無非常之變則有變者可改葬如王季之墓爲榮水所齧喪服注所謂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是也通義云是文九年傳所謂過時書者也改葬之服總禮則有之然骨肉歸復於土其道尚靜苟有陵谷之變至動尸移柩孝子仁人所不忍言也卜葬之辭曰考降無有近悔舉天下而葬一人未能遠悔尙復改葬蓋不慎矣若乃無非常之變榮奢更葬尤春秋之所惡也古不脩墓况改葬乎○注書者至恩禮○文九年傳云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我有往者則書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此改葬桓王亦宜有恩禮故書之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疏

杜云鄆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一統志

青州臨淄縣案國語齊語云齊桓公初立正封域東至於紀鄆蓋特存之齊都臨淄而鄆卽在臨淄之境別知桓公初年

齊之東向地甚狹也齊氏召南考證云按東安平前漢屬薊
川國後漢屬北海國前志注引孟康曰今鄼亭是也後志注
引此傳東萊集引此注無東字誤也水經注淄水篇女水東
北流逕東安平縣故城城故鄼亭也春秋魯莊公三年紀季
以鄼入于齊公羊傳曰季者何紀侯弟也賢其服罪請鄼存
五祀按述征記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十五年然後更流注
北楊水城城故鄼亭也是鄼亭在齊

國東東平縣南十餘里馬氏宗憲說

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

疏史記始皇本紀贊云紀季以鄼春秋

不名杜云季紀侯弟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何賢乎紀季注
齊爲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故書字貴之如彼說故何氏據以難也杜以爲貴之蓋本公羊說

據叛也

疏注據叛也○左傳疏引劉賈謂紀季以鄼奔齊不能專叛也按經文與邾庶其以漆閭邱來

本黑肱以溫來奔之屬詞同似皆據地外叛劉賈等因

服罪

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注紀與齊爲
繼不直齊大紀小季知必亡故以鄼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
爲五廟後以鄼共祭祀存姑姊妹稱字賢之者以存先祖之

功則除出奔之罪明其知權言入者難辭賢季有難去兄入齊之心故見之男謂女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疏義也魯子者舊疏云傳所以記魯子者欲言孔氏之門徒受春秋者非唯子夏故有他師矣其隱十一年記子沈子者欲明子夏所傳非獨公羊氏矣故輒記其人以廣義也公羊問答云問元邾氏經以魯子皆是曾子之譌昭十九年傳引樂正子春爲說子春是曾子弟子則此爲曾子無疑也此說可信否曰按元和姓纂周公子伯禽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年爲楚所滅子孫以國爲是漢魯賜陽人也據此則孔氏之徒受春秋者尚無魯姓也又按董仲舒繫露引故曾子子石盛美齊侯安諸侯云云則曾子亦深於春秋者此處云爲曾子更無疑矣又按王海急就篇魯春秋注已引公羊傳魯子其誤已久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者通義云謹按喪服女子適人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其傳曰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言五廟無後則姑姊妹之嫁者有所取無所歸故以存姑姊妹爲詞舊疏云季爲附庸而得有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直言存姑姊妹不言兄弟子姪歸趣而已校勘記云惠棟云董子以魯子曰伊紀侯謂其弟

之語又云以酅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讒其辭以予
紀季按左傳云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往判分也
言分爲附庸始於此文下四年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
季似亦以酅入齊爲紀侯所屬矣與董生說同○注紀與至
姊妹○舊疏云凡言首者先服之辭紀國未滅今以往服故
謂之首服按今律有自首首告之科同此義先祖有罪於齊
事在下四年傳通義云惠士奇曰古者諸侯受封必有采地
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
里諸侯以十里爲采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紳使子孫賢者守
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封之君是謂采此韓詩外傳云說必有
所據酅酅者紀之封酅者紀之采遷封而留采故紀滅而
酅存然則紀季蓋紀子孫之賢者與附庸有采無封附於五
等封內故曰附庸若紀季以酅入于齊則附于齊之封內爲
齊附庸矣按韓詩之說自謂天子以正紳滅有罪諸侯者言
故留其采與賢子孫守其始封之祀若春秋以強併弱以大
兼小彼焉蠶食安得有此此蓋紀季服罪適齊襄爲其所動
許以酅有焉爾毛氏奇齡春秋傳云酅者紀之邑也齊侯將
滅紀已遷紀三邑矣至是而紀季以酅納齊願爲附庸以存
其宗廟此亦大不得已之苦心也夫子存此與後書叔姬歸酅
難紀季曰春秋之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公子無去國之義
又曰君子不通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爲賢賢臣固盜地

以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爲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弗爲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謔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取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貢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羅於齊者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諱其辭以子臧孫辰以鄰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說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書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不以死也汝以鄰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然則董生所據公羊以爲本美紀侯詭其辭於季耳與何氏少異何氏自以季存祖之功除其出奔之罪予以知權故稱字賢之然繁露亦引公子白夷祭仲苟息曼姑爲例則是亦以紀季爲能行權也矣所謂博而要詳而反也○注言入至見之○舊疏云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戚定十三年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之屬皆是不獲已故以爲難辭公羊問答云大夫既服罪矣而又有難辭何也曰此當與繁露參觀繁露曰紀侯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以不死故以鄰往服罪于齊則紀季之服罪實紀侯使之故雖迫於先命而猶有

不忽去之心故經書入以起之舉凡常例之大夫不得專地
公子無去國之義君子不避外難皆不足以責之夫亦曰彼
有所使之也不然使紀季自主之方且罪之不暇而又何賢
乎按以何氏解人之義證之則亦兼董子義矣左疏引賈云
紀季以鄙奔齊不言叛不能專鄙也按如專鄙則或據邑距
君或竊地他國季皆不然故不言叛也亦與何義相足○注
男謂至爲姑○爾雅釋親文釋名釋親屬云姑積也猶日始
出積時多而明也妹昧也猶日始入歷時少尚昧也白虎通
三綱六紀云姊者恣也妹者未也詩衛風泉水云遂及伯姊
是女子亦謂先生爲姊也釋名又云姑故也言於己爲久故
之人也詩疏引孫炎爾雅注云姑之言古尊老之稱也左傳
疏引樊光爾雅注云春秋傳曰姑姊妹按今襄三十一年左
傳有公姑姊又列女傳有繫節姑姊魯義姑姊蓋謂父姊爲
姑姊父姊爲姑妹也樊光所引春秋傳蓋卽此傳語禮喪服
及記皆姑姊妹連稱爲其同爲期親故也白虎通又云男稱
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父之昆弟不俱謂
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
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也

冬公次于郎注次者兵舍止之名疏左氏作于滑杜云滑鄭地

在後漢志襄邑有滑此杜氏所本也今歸德府睢州有滑亭
按刺公欲救紀而不能則次爲紀出紀在魯東滑與郎皆在

按西故下注云惡公救人避難道還也左傳以爲將會鄭伯紀紀難故作滑公穀皆無此義○注次者至之名○穀梁傳謀止也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舍爲信過信爲次按所止舍次可曰大故周禮宮正職以時比宮中之宮府次舍之眾賓皆鄭謂次諸吏直宿又宮伯職授八次八舍之職事先鄭謂後內曰次在外曰舍左傳襄二十六年師陳焚次杜云次舍在因之安行旅處爲旅次易旅二交旅卽次張幄所止亦曰也周禮掌次職則張大次小次市亭亦曰次又司市職于次以令市而聽大治大訟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推之星次所驛亦爲次禮記月令日窮于次是也所處亦曰次國語之語五刑三次韋注次處也蓋凡暫處者皆得次名兵所止魯曰次亦以不久故也舊疏云正以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舍于聶北救邢次之文故也

其言次于郎何注國內兵不當書公敵遇父帥師而至雖有事而猶不書足也疏注國內至是也○見定八年傳不當閩十二年書公閩成者彼注云公親閩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其昭十三年書叔弓帥師國費彼無注費亦季氏強邑經書叔弓之閩其亦書公閩成之意與閩爲內地見桓十年刺欲救紀而後

不能也注惡公旣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以起之諸侯

本有相救之道所以抑強消亂也次例時疏注惡公至起之

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注畏齊是辟難義也杜氏釋例云兵未

有所加所次則書之以示遲速公次于滑師次于郎是也旣

書兵所加則不書次以事爲宜非虛次諸久兵而不書次是

也旣書兵所加而又書次義有取於次遂伐楚次于酈盟于

壯丘遂次于匡是也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事也或次在

事後事成而次也按此救紀不能無事可成故書次以示譏

左疏引賈氏皆以爲善次非也○注諸侯至亂也○閔二年

左傳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又僖元年

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是本有相救之道以抑強消

亂也舊疏云言此者欲道春秋善齊襄復仇不書其滅而刺

魯侯不救紀者以諸侯本有相救之道是以刺不相救也而

蓋齊襄復讐者所以申仁孝之恩各自爲義○注次例時○

舊疏云卽此及三十年夏師次于成之屬是也而八年春王

正月師次于郕書月者自爲下文甲午祠兵出之次仍不蒙

月也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郕公敗宋師于垂丘書

月者自爲下文敗宋師出之次仍不蒙月也義或然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注書者與會鄙同義

牛酒曰犒加飯羹曰賛月者再出重也三出不月者省文從

可知例疏

左氏

饗作

享

國語

魯語

天子

所以

饗

元侯

也周禮

分下獻上

乎○

注書者

至同義

○上二年

冬十有二月

夫入姜

氏會齊侯于鄙是也彼注云書者婦人無外事外事則近淫

此同彼義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婦人主內事不主外事與

內祭不與外祭外祭郊社是也內祭宗廟是也古者聘享之

禮皆行于廟故后夫人得與焉聘禮賓至近郊君使卿勞夫

人亦使下大夫勞聘君以主享君以璧夫人以璋享用琮既

卒事君使卿歸大禮夫人亦使下大夫歸禮皆君爲主而夫

人助之周禮內宰職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謂王同姓未

爲賓客者裸則后亞王而禮賓獻則后亞王而獻賓內宰皆

贊云大行人職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裸而醴再

裸否謂王裸后亞裸王裸酌圭瓚后亞裸酌璋瓚皆宗伯攝

之拜送則王及后也坊記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

侯猶殺裸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禮王享諸侯及

諸侯自相享同姓則后夫人親獻異姓則使人攝獻至春秋

而其禮不行久矣禮可以義起亦可以義止莊四年夫人姜

氏饗齊侯于祝丘猶假古禮而竊行之書祝丘則非宗廟也

書齊侯則非同姓也書夫人則非攝獻也以國君之母乃竊

出而獨行享禮於外君子於是病魯莊公古有夫人享諸侯之禮未聞夫人會諸侯之禮春秋屢書會于禚于防于穀言享非正也會甚矣其後僖公夫人亦奉而行之奉爲家法陽穀及下兩會齊侯魯秉周禮此何禮也○注牛酒曰犒○淮南記論訓犒以十二牛高注牛羊曰犒其其枯槁也說文無犒字據高誘說當卽犒字緣設牛酒其其枯槁故卽謂之犒蓋因其枯槁而潤之曰犒猶因其勞苦而慰之曰勞也周禮牛人職軍事其其犒牛亦作餧斥彭長田君碑史見勞醕芳馨馥芬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春秋屢見犒師之文而說文無犒字張有復古編謂卽餧字果何所據曰經典無以餧與犒通者唯玉篇犒與餧通故謙中從之其實不足據也攷牛人疏云將帥在軍枯槁之賜牛謂之犒牛又大行人職云若國師役則令犒糈之注故書犒爲橐鄭司農云橐當爲犒謂犒師也左傳公使展喜犒師服注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然則犒本从木後人因此犒牛字妄改爲牛旁爾○注加飯羹曰饗○周禮春人職注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疏云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則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淮南記論訓注又云酒肉曰饗周禮菜人職書其等以饗工注饗酒肴勞之也按大行人職云饗禮九獻注饗設盛禮以飲賓也蓋此自用饗禮饗齊侯聘義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焉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者非僅加酒肴之謂故穀梁注曰饗食也兩君相見之禮也禮士昏禮云舅

姑其饗婦注以酒食勞人曰饗雖止一獻爲其禮之至大故
於厥明行之焉鄂本飯作餚通○注月者至知例○舊疏云
上二年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子郜一出亦書月而言
再出重者正以下文三出四出皆無月故也而上二年月者
自爲下經乙酉宋公馮卒其會仍自不蒙月矣三出不月者
卽下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是也按穀梁傳云饗甚矣注
以非禮尤甚故謹而月

之再出又饗故爲重也

三月紀伯姬卒

注禮天子諸侯絕期大夫絕緦天子唯女之適

二王後者諸侯唯女之爲諸侯夫人者恩得申故卒之疏

注禮

天至卒之○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
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范云禮諸侯絕傍昇姑姊
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變不
服之例然則適大夫不書卒按穀梁之變猶禮記文王世子
爲之變如其倫之喪之變謂變服也范說非白虎通喪服云
天子爲諸侯絕其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故禮中
庸日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緦重公正
也禮記檀弓云古者不降上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
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
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膝君也蓋殷時天子諸侯無絕旁期

之禮故滕伯文爲世叔父乃昆弟之子皆如本服齊衰期也
殷道親親周道尊尊故二代之制不同故禮喪服大功章君
爲姑姊妹女子子之嫁于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
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疏國君絕期以下今爲尊同故亦不降
依降服大功檀弓又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
爲妾齊衰禮與疏天子諸侯絕期於妾無服又云齊穀王
姬之喪魯莊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注
王姬周女齊襄公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
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是與此同
也通典引馬融喪服注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
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閼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
者欲闡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又曰諸侯
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己同故服周親
服按馬氏前一說謂天子之卿大夫士嫁女於國君皆服大
功如邦人然也以尊同之義核之其說非也大功章又云大
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于大夫
夫者通典引馬氏云此上四人者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子嫁
於大夫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按在室大
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
功按在室大功云云疑後人申釋馬注之語非其原文也賈
疏云此大夫大夫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四等人尊卑同皆
降旁姑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一等當小功但嫁於

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但大夫妻爲命婦若夫之姑姊妹在室及嫁皆小功若不爲大夫妻則又降在缌服令彼姑姊妹亦爲命婦唯小功爾今得在大夫科中者此謂命婦爲本親姑姊妹已之女子子因大夫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寄文於夫與子姑姊妹之中不煩別見也按此所述大夫等四人至詳其謂大夫之妻爲本親姑姊妹非夫之姑姊妹尤精褚氏寅亮云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因嫁而降雖彼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之妻服其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程氏璫田喪服文足徵記云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盛氏世佐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之服在此則其適士當降在小功可知矣此亦命婦以尊降旁親之禮也按此四人所降卽天子諸侯所絕二丁之後王者所不臣故每申其尊服本服大功也喪服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本服期出嫁大功是其功者其親服也此云恩得申亦謂服大功也言絕期者本其本服言之也通義云伯姬卽隨二年所逆者蓋惠公之女莊公之姑喪服大功章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故春秋之義內女嫁於諸侯者錄卒嫁於大夫者不錄卒也其杞伯姬亦諸侯夫人不見卒者杞伯姬者桓公之女也僖之季年猶欲求歸蓋卒於文宣之世於屬爲父之姑尊絕旁總況復出降本以有服恩錄無服則不錄也所傳聞之世恩殺

故杞伯姬叔姬卒皆不曰與內大夫義同杜云內女唯諸侯夫人卒非皆書恩成於敵體釋例其非適諸侯則略之以服制相準也生書其來而死不錄其卒從外大夫比也按不錄卒蓋謂高固所遺之子叔姬之屬者也若諸侯夫人不書卒當如孔義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疏繁露玉英云率一國之眾以衛九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眾心也故爲諱滅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言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波注引何君廢疾云春秋楚世子商臣弑其君其後滅江六不言大去又大去者於齊滅之不明但知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不言滅縱失襄公之惡反爲大去也鄭君釋之曰商臣弑其父大惡也不得但爲小人江六之君又無紀侯得民之賢不得變滅言大去也元年冬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于齊今紀侯大去其國是足起齊滅之矣卽以變滅言大去爲縱失襄公之惡是乃經也非傳也且春秋因事見義舍此以滅人爲罪者自多矣劉氏達解難曰論語興滅國公羊傳滅者亡

國之善辭也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晉人執虞公經不言滅梁亡沈濟皆不得言滅滅以滅人者當坐取王封之罪而爲所滅者以死社稷乃正以出奔爲罪而書滅則皆志其當與也變滅言大去者爲復仇張義明但當逐之不得殺之滅之云爾若以齊侯爲小人則安得諱其滅人之罪而反與爲禮大書齊侯葬紀伯姬乎紀侯得民之說亦望文生義非事實也若果民畢從之如大王遷岐當書紀侯遷于某以存之矣鄭以織失大惡委之於經則何取乎傳乎通義云大去者不返之詞其君出奔而國爲敵所有也由齊言之則爲滅由繩言之則爲大去蓋因其可諱而諱之按如董生所記似紀侯死難並未出奔故有賢之之義蓋亦公羊先師所傳與何氏所習少異善善從長繁露所記不可不存也若如左穀二家師說以大去爲不反則國滅不能死義宗廟社稷委之於季置身事外春秋應罪之不暇何爲賢之

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

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注

據楚莊王亦賢滅蕭不爲

諱疏

注据楚至爲諱○見宣十二年彼注云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城人故深責之是書滅蕭正春秋責備賢者義

也下十三年齊人滅遂注云不諱者桓公行霸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除惡益時齊桓實德未著故亦不爲諱則

十年齊師滅譚不諱從可知矣莊王伯功已成一於其殺陳
夏徵舒實與之不言執一於其入陳善其納善一於其戰
貶荀林父其賢明甚而不諱滅蕭故据以難也通義云襄公
他事不足賢獨復仇之心有取焉故爲諱惡以成其尊信孺
疑於襄公利紀不得爲賢此未明諱之所設也假令襄公不
貪土地醜乎令德更何所諱唯賢其復仇而病其利紀故存
其可法沒其不可法而假以爲後世法耳論語述而薦與其
潔也不保其往也戴氏注云君子善善從長惡惡從短諸侯
卿大夫行多過惡而有一節可復讎也疏後漢書蓬萌傳云
以立法春秋所不遺此其義與復讎也疏後讀春秋問復讎
謂此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平周注烹煮而殺之疏鄭氏齊詩譜云

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于周懿王使烹焉齊
人燮風始作史記齊世家哀公時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而
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徐廣曰周夷王與鄭不同孔氏詩疏云
世家言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毅胡公而自立是
爲獻公言夷王之時山毅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
譖烹人則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身有
大罪于國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自懿王爲始明懿王
受譖烹矣按齊詩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賈
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又云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
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開於

馳逐謂之好焉明哀公失政之君故紀侯得以入譖因之受烹也陳氏啓源毛詩稽古編云孔此言當矣汲冢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徐廣應本此爲說然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又按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鉤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則齊丁公伋與康王同時康王後歷昭穆其懿凡四王丁公後歷乙癸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猶爲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世表亦以哀公當其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顯然不僅如孔氏所云也鄭譖應不誤按懿王以前歲數不明鄭譖懿王下卽稱夷王又大雅民勞箋厲王成王七世孫正義云不數孝王故七世似鄭譖無孝王懿夷相承尤易訛傳故也○注烹煮而殺之○老子如烹太牢釋文烹殺煮也淮南說林訓狡免得而獵犬烹注烹猶殺禮特牲饋食禮烹于門外注烹煮也漢書高帝紀羽烹周苛注烹謂烹而殺之與此同也舊疏云周語亦有其事周語當齊世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家之誤

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注龜曰卜蓍曰筮分半也師喪亡其半疏舊疏云盡者何者以襄公淫泆行不知問接襄公假復讎爲名滅紀春秋因以張義○注龜日至曰筮○禮記曲禮云龜爲卜筮爲筮注筮或爲蓍被疏

引劉向云蓍之言蓍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歲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云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說文部蓍蒿屬也生于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十三尺蓋蓍陽也故其數奇禮記疏引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通鑑引劉向說又云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易繫辭傳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曰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似蓍龜知靈相似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者蓋卜人不欲獻公立驪姬設此語阻之也周禮春官太卜職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日原兆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豐鏞是用名之焉其經兆之體百二十頌千二百是也筮者太卜又云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注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其經卦八其別六十有四也大事小事筮大事者大卜所掌也八命征象與諸果至雨瘳是也餘則入於九筮則簪人所掌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詞巫參巫環鄭破巫爲筮者是也按先鄭云征謂征伐象謂災變雲物與謂予人物謀謂謀議果謂事成與不至謂至不雨謂雨不瘳謂疾瘳不後鄭易征爲巡守象謂有所造立與謂所與共事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鬱也以其屬死之是也其九筮則後鄭云更

謂遷都邑咸猶愈也謂筮眾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
目謂事眾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眾不悅筮所改易也比謂
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壇謂筮
可知師不也大事皆先筮後卜筮凶則止所謂卜筮不相讙
也大卜八命而外有立君大封皆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
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旅則陳龜喪事命龜此又大事之次
也○注分半至其半○荀子禮論云然則何以分之楊注分
半也禮記月令云孔生分注分猶半也說文八部分別也从
八从刀刀以分別物也物分則半故分爲半師寡人死之注
喪分焉故知爲師喪其其半言不必全喪亡也寡人死之注
襄公答卜者之辭疏注襄公至之辭○通義云師喪分爲寡人死之不爲不吉焉皆命卜之詞言苟得滅紀雖師喪君死猶以爲吉若長岸之戰楚司馬子魚令龜曰斬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其意同按當謂師喪半焉寡人卽死之示以必死復仇不爲不吉爲祈龜嗣若曰無爲示凶兆也舊疏云所以謂死爲吉事者以復讐云答以死敗爲榮故也亦通何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氏卜者之詞亦卽告卜者詞也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
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
胡公子復入齊故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

赤爲君是爲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九年卒子莊公購立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父立三十二年釐公卒大子諸兒立是爲襄公是歷胡獻武厲文成莊僖襄凡九世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

也

注百世大言之爾猶詩云嵩高維嶽峻極于天君子萬年

疏

曲禮疏引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

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無駁與許同也周禮疏引異義又云古周禮說復仇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按世家子糾小白皆襄公之弟故春秋止譏魯莊與襄公狩不譏其會桓且褒譏皆壹而已故於後無譏文也孔子相定公事不得援以相難厲氏鵠齊襄公復九世讎議曰復讎之義見乎禮經者父之讎弗與其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未聞有九世也卽以世讎言之止有五世不應有九世周官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賈公彥疏云此經略言其不言者皆以服約之伯叔父母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兄弟眾子一與兄弟同其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其孫承後皆斬衰皆與父同其不承後者祖與

伯叔同曾祖高祖齊衰三月皆與從父兄弟同自外不見者據服爲斷也夫據服爲斷親盡則讎盡故許慎異義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魯桓爲齊襄所殺定公是桓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是不復九世之讎也公羊所云諸侯會聚之事必稱先君以相接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其不然矣凡經之所云讎者皆是殺義鄭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紀侯徂譖哀公安必懿王之受而烹之不得云紀侯殺之也懿王受譖而烹之則齊襄之讎當在莊王矣天王其可辭乎子胥入郢撻平王之墓左氏紀鄭公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則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竟矣乃子胥不聞辱無極之屍何有譖九世之祖而怒其無罪之遠孫哉且齊之政始衰于哀公齊風雞鳴刺哀公之荒淫還刺哀公之好羈外禽內色未或不亡當時子王室必有失朝覲貢獻之職者而後紀侯之譖得入之周德雖衰哀公非不受害誣彼讎及九世者衡以推刃之說其自相刺謬亦甚矣紀齊同姓國也又嘗同盟于黃前此齊師遷紀鄆鄆三邑紀季以鄆入于齊齊侯之利其地也久矣甫田之詩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是其事也誠同姓無親也滅同盟無信也襄公獸行而贊其復九世之讎此公羊之俗說也按厲氏此說直不知春秋者也春秋爲張義之書非紀事之書齊襄利紀土地自不言言春秋因其託名復讎即以復讎子之子復讎非子齊襄也明父祖之讎不可一日忘以

此坊民猶有反顏之讎者檮康爲晉文所害檮紹死難於晉
惠君子責其忠而不孝矣哀公荒淫天子討之義也設非紀
侯之譖安必鑑王計之討之而烹之能令子孫之不讎乎子
孫不敢讎天子因讎其所由正子孫私恩之正也齊哀可受
周王之誅不必受紀侯之譖復讎于紀正得推刃之義何有
刺謬乎服盡則讎盡則尤厲氏之謬說也通義云黃道周曰
九世而猶可況於三年之內乎故公羊子善於立言者也後
漢書袁紹傳若齊襄報九世之讎上勾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
美其文君子大其信○注百世至萬年○說文十也凡
眾多皆曰百易繫辭傳百官以治書堯典平章百姓是也引
仲尼凡極多極久曰百如百年百世皆是大言之者猶言極
言之耳詩見大雅崧高篇君子萬年見小雅瞻彼洛矣亦極
言之嵩高不必果峻極于天君子不必果萬年也引
釋文嵩作崧云本亦作嵩校勘記云維當作惟家亦可乎

注家謂大夫家疏

注家謂大夫家○左傳桓二年云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謂天子封諸侯命大夫也周禮載師職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姓家邑大夫之采地夏官大司馬職家以號名注家謂食采地之臣也是大夫稱家也其資諸侯亦稱家孟子梁惠王云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趙注于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爲家者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史記吳泰伯以下凡諸侯目爲世家索隱引董仲舒云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

以代代爲家曰不可國何以可

注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其

疏據家不可疏謙世卿世卿三年傳云

非禮也大夫不世故國君一體也

不得與諸侯同也

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

注先君謂哀公今君謂襄公言其

恥同也疏

國君世以國爲體故先君今君其恥同也禮說云襄公復九世之讎說者譏其迂不知諸侯有會盟

朝聘之禮必稱先君以相接一稱先君則與讎人之子相揖

議可乎春秋爲撥亂反正之書是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都此言復九世之讎則及身而與讎狩者其罪不上通於天乎孟

子曰篇枉者過其正傳故桓言之雖百世可也王應麟曰臣

不計歲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讎者無時焉可與通此三

言者君臣父子天與民彝係焉朱子戊午議

議曰有天下者

承萬世無疆之統則必有萬世無疆之讎吁何止百世哉顧

棘高反譏其不情謂漢武欲困匈奴下詔曰昔齊襄復九世

之讎春秋大之遂至兵連不解殲財喪師流血千里公羊一

言之流毒至此嗟乎設使公羊無此言漢武遂不窮兵蹟武

哉邊疆之釁何代無

國君何以爲一體注據非一世疏注據

之皆公羊之流毒耶

禮士冠記云繼世以立諸侯國語世后稷輩注父

世○禮士冠記云繼世以立諸侯國語世后稷輩注父

子相繼曰世世相承自一世至百世皆然故云據非一世

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

注

雖百世號猶稱

齊侯疏

禮喪服傳云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
祖而下皆一體也通義云大夫士之義不得世故喪服傳云

父子一體也昆弟一體也禮所與使復讎者亦唯父母之讎
不與同生昆弟之讎不與聚國也按周氏明乎此則不牽涉

周禮禮記辟讎之說紛紛妄辨蓋彼經所言皆指大夫士庶
言與有國者自殊也今紀無罪注今紀侯也此非怒與注怒遷怒齊人

語也此非怒其先祖遷之於子孫與疏

注怒遷至孫與○論語雍也篇不遷怒遷

怒爲怒猶不如言如也蓋方言耳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遷
怒但謂之怒則文義不明何往非也怒之言弩太過之謂也
方言凡人語而過東齊謂之劙或謂之弩弩猶怒也荀子君子
子篇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怒也踰也皆過也是古者謂
怒爲過今紀無罪此非怒與者言今日之紀無罪乃因其先
世有罪而滅之此非太過與東齊謂過爲弩則弩者齊人語
也又云怒者太過也解者曰遷怒則於怒上增遷字矣按王說亦通校勘記云於當作于曰非也古者有
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疏

經義述聞云謹案必無紀下不當有者字蓋涉下文

至今有紀者而衍唐石經本闕無紀者三紀侯之不誅至今字而字數與今本同則原刻已衍者字矣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疏猶無猶言由無也惠氏棟云猶由

義古者由猶

二字通是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

稱先君以相接疏

通義云號者玉幣之號若秦伯使遂來聘

者賓主之辭若聘禮曰不腆先君之就既拏以俟矣按大祝云一曰祠鄭司農云祠當爲辭謂辭令也元謂一曰辭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禮記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襲也注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

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注無說無說憚也疏注無說至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注無說無說憚也疏注無說至

憚宋本同閩本監本于本作悅憚釋文無說音悅注同是陸本亦作說段氏玉裁云依說文注當作說憚說悅釋憚皆古今字經義述聞云謹按說當如字讀說即號辭也承上文言之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今齊之先君爲紀所害則齊紀先世有不共戴天之辭不忍復稱先君故無辭以相接也故曰齊紀無說焉不可以

並立乎天下接王說亦可通曹疏云正以號辭心稱先君是以齊紀不得並立於天下也古若有明天子則須去其不直是以上文云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也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疏言

去其君則不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注若如也猶曰得存其國

得爲如此行乎疏

注若如至行乎○考工記梓人職毋或若女不南侯注若如也廣雅釋詁云如若也

國語魯語若我注注若如也呂覽下賢云堯諭其德行智達而不若注若如也若如雙聲爲訓也經傳釋詞云若猶此也則襄公得爲若行乎謂此行也又釋僖二十六年傳曷爲以外內同若辭謂此辭也定四年傳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謂此時可也論語君子哉若人謂此人也按若亦有作如此用者書大誥云爾知甯王若勤者言如此勤也孟子梁惠王篇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言如此所爲如此所欲也荀子禮論篇故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言如此者必死必害也故史記禮書正義云云若如此也舊疏云行讀如有子行之之行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注有而無益於治曰

無猶易曰闖其無人疏

鹽鐵論論儒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傾亂賢聖之義也○注有而至

無人○所引易上大爻辭彼作无有人如无人也後漢安帝紀帝曰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爲天子不明方伯不賢無益於治雖有如無故直曰無襄十五年左傳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亦此義闡各本作闡非此及易釋文皆苦鵠反彼又引馬鄭云无人貌作闡孟作窒此所引與王輔嗣本同 緣恩疾者可也注疾痛也賢

襄公爲諱者以復讐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爲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不爲文實者方諱

不得貶疏注疾痛也○成十三年左傳痛心疾首注疾痛也荀子煙國云疾養緩急之有祖先者也注疾痛也

凡人有疾如痛故謂疾爲痛孟子梁惠王篇疾首注頭痛也是也舊疏云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於先祖者可以許其復讐故曰緣恩疾者可也蓋父祖之讐未復則痛於心哉也包氏慎言云齊襄莊公弑父之讐也春秋之大齊襄刺魯莊也齊襄不忘遠祖之讐而魯莊忘其父之讐而爲之主婚與之曾否焉曾娶必稱先君齊紀無說焉齊魯得有說乎襄公之下滅紀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莊公果有不共戴天之志卽上無所訴下無所控而以死喪決之則襄公之殺不待無知矣紀之滅不曰滅曰大去殺梁云不使小人得加乎君子正言也公羊曰爲襄公諱婉辭也

言以復讐滅人國君子不以滅國坐之文見於此而義起於彼上不畏天王之誅下不畏方伯之討而顙顏事讎責莊公不以先君之恥爲恥自絕於國也傳曰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九世之祖其恩疾何如其父龐未討書葬爲內量力不責人爲莊公量而莊公安然自量如莊公爲不子矣故因假襄公以譏之所謂習其讀問其傳而不知已之有罪耳○注賢襄至之惡○隱二年傳疾始滅也又云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彼爲內諱改滅而書入此爲賢諱改滅而曰大去也以復讐之義除滅人之惡亦宋莊公纂以計除之意也○注言大至義也○校勘記云鄂本宋本而作有疑誤按解云不當取而有之明其亂正義矣繁露滅國下云紀侯之所以滅者乃九世之禪也一旦之言危百世之嗣故曰大去與何義少異舊疏云襄公亂義而不惡者正以復讐除之按此蓋亦爲齊襄盈乎諱也爾如傳義齊紀既不容並立勢不得不滅其國而又云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者蓋滅紀之後當上之天子諸侯不得盜有土地也周天子擇紀賢者立之以奉其後不得取譖者之子孫庶近於義矣○注不爲至得貶○僖元年傳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賣與而文不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又見宣十一年所謂文

實也蓋彼責備賢者故文以專封責桓公而實以美桓之存亡國其美自見無庸爲諱襄公本非賢者滅國之罪又重於專封假復讎以除罪本春秋微詞以責魯莊故曲爲襄諱不必又起貶義也舊疏云凡爲文實者皆初以常事爲罪而貶之然後計功除過此齊襄功實未足除過故傳不爲文實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疏經六月有乙丑厥有乙亥乙酉乙未無乙丑五月之二十三七月之

二十四皆乙丑也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注据鄭季姬也

疏即僖十六年鄭

注据鄭季姬○

季姬卒無葬文是也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

徒者無

臣子辭也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葬故痛而書之明魯宜當閔傷臨之卒不日葬日者魯本宜葬之故移恩錄文於葬

疏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注隱痛也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經傳釋詞爾猶而已也檀弓用美焉爾言用美焉而已又曰主人自盡焉爾言主人自盡焉而已公羊傳徒葬於齊爾又不崇朝而

偏雨平天下者唯泰山爾論語鄉黨篇唯謹爾並與而已同
義○注徒者至所葬○廣韻徒空也又但也葬喪生者之事
國滅君亡無臣子故但爲齊侯所葬耳各本所葬作所殺誤
依鄒木王○注故病至臨之○禮喪服不杖期章姑姊妹女
子子適人無主者魯女嫁爲諸侯夫人本無尊降宜止出降
大功今夫國已亡魯宜依無主之服服本服期喪服傳無主
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注無主後
者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雖係士禮喪服經載大夫之子爲
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亦期大夫與大夫之子同推之諸侯
禮亦宜然故痛而書之明當閔傷臨之也○注卒不至於葬
○上三月書紀伯姬卒不日是也舊疏云春秋內女卒例日
而紀伯姬卒不日故如此解又云此雖不及五月不得以渴
葬解之爲渴葬慢葬自施於諸侯非夫人例

此復辭也曷爲葬之注據恩怨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
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注以爲者設事辭
而言之以大斂而徙棺曰殯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若存殷
人殯於兩楹之間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賓之也稱

齊侯者善葬伯姬得其宜也

疏

注以爲至之辭○禮記檀弓曰吾以將爲賢人也以卽以

爲也以爲雙聲故以亦訓爲玉篇以爲也是也

凡未事而億度之皆曰以爲故爲設事辭設者假借之辭是也○注以大至曰

今先生設爲不宦高云設者虛假之辭是也○注以大至曰殯○禮士喪禮云卒斂徹帷此大斂禮畢下云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注棺在肆中斂尸焉所謂殯也檀弓曰殯

于客位拔檀弓周禮也士喪禮又云主人降北面視肆設熬

旁一筐踊無算注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爲火備卒塗祝取銘

箚于肆主人復位此大斂後而殯之節也○注夏后至之也

○舊疏云檀弓上篇文白虎通崩薨篇云夏后氏殯於阼階

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夏后氏教之忠

敬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階殷人教以

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客也故置之兩楹之間賓主共夾而

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引檀

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門周人殯於西

階士喪禮周禮也主人入門左視塗注肆在西階入門左由

便趨疾是也○注敢齊至宜也○杜云紀季入鄭爲齊附庸

而紀侯大去其國齊侯加禮初附以崇厚義故攝伯姬之喪而以紀國夫人禮葬之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郜疏

左氏作禚

公曷爲與微者狩

注據與高溪盟諱此競逐同疏

至聃同
據與

○莊二十二年秋及齊高溪盟于防傳云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此與微者競逐禽獸與大夫盟同宜諱故難

之齊侯也

注以不沒公知爲齊侯也疏注以不至信也○舊

沒公此不沒公者齊侯故也按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杜氏以齊人爲賁微者云越竟與齊微者狩失禮沈氏欽韓云

雖無人心何爲與齊之微者狩尊卑上下自有統紀齊之微者安能與鄰國之君狩乎人者齊侯也

齊侯則其

稱人何諱與讎狩也

注禮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

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稱人者使若

微者不沒公言齊人者公可以見齊微者至於魯人皆當復

讎義不可以見齊侯也

疏穀梁傳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

○禮記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其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

之讎不同國注父者子之天殺已之天與其戴天非孝子也

行求殺之乃止又檀弓云居父母之讎如之何夫子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闔注不可以並生言雖適市朝不釋兵又曰請問居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衛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闔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讎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大戴禮曾子制言云父母之讎不與同生兄弟之讎不與累國也友之讎不與聚鄉族人之讎不與其鄰白虎通誅伐云子得爲父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能奪也故曰父之讎不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其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與鄰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按何氏所說復讎之次與白虎通合惟朋友之讎與大戴禮異父讎不共戴天而周禮謂人云辟諸海外不共戴天極言孝子不與父讎並生之義若已辟諸海外則亦力有所難故禮記疏引鄭答趙商云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討之乎是也鄭注曲禮云交遊或爲朋友盧辯云朋友之讎不同國厚矣則曲禮似過此云不同市朝得矣檀弓說居昆弟之讎曰仕弗與共國與此不同國同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昆弟之讎不同國又云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蓋同一不同國昆弟之讎不同國中並處朋友之讎但不同國仕耳定四年傳云朋友相衛古之道也義亦通於此也檀弓說居從父昆弟之讎意即此之九族彼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陪其後

與此不同。卿黨其輕重相似也。與調人之不同，國殊恭惟君父之備，不共戴天無異。說其餘則各述所聞，故難一致。○注稱人微者。○穀梁博其稱人何也？卑公之所以卑公也。通義云等謹不沒公而必貶齊侯，稱人者沒公則但有諱義人齊侯兼以惡齊也。諸侯以國爲體，雖據哀錄，莊猶有讎齊之心焉。歸之則其言賢之何也？賢其可貶，其可貶以直報怨春秋以之沈氏欽韓云：莊公安之而書者爲愧之從而微之。○注不沒至侯也。○周禮調人云：君之讎視父隱十一年。傳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明齊襄魯之臣民皆當讎之。若沒公則嫌魯之微者可與齊侯，猶明亦不宜也不沒公而貶齊侯爲微者。前此者有事矣。○注弱會見齊之臣下，莊公無爲讎之不見也。

齊師伐衛是也。○疏注弱會至是也。○見上三年春穀梁於後。

彼惡其會，條伐同姓公羊所不取。○後

此者有事矣。○注師及齊師圍盛是也。○疏注師及至是也。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疏莊氏述祖春秋正詞云：若諸侯不享廟不可勝譏。則書公如齊於上，書大夫如京師於下，而自如齊以異之。若諸侯不會葬，奔喪不可勝譏，則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日以異之。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

楚子昭卒不以日先後爲序以大異之

莫重乎其與讎狩也

注狩者上所以其

承宗廟下所以敎習兵行義疏通義云從禽爲樂與讎其之乃忘親之大者○注狩者至行義○桓四年傳云諸侯曷爲心田狩一日乾豆二日賓客三日充君之庖注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遠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左傳隱五年云故春蒐夏苗於讎者則曷爲將臺譏秋獮冬狩皆以農隙而講武事也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臺譏而已其餘從同同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讎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凡二同故言同同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注凡二同故言同同解云考諸古本傳及此注同字之下皆無重語有者衍文按疏中標注亦作凡二同故言同同衍一同字○注其餘至者同論之○舊疏云謂皆是與讎交接更無貶文矣○注所以至義也○舊疏云一則省文二則達其異義矣其異義者固盛不稱公者詳滅同姓溺會齊師伐衛不稱氏者見宋命大夫也若不省

文無以見此義故曰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按此知許慎異義據夾谷會以駁公羊之謬矣○注凡二至同同○舊疏云輕者不識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聲同文論之一同也故曰凡二同矣讀書證錄云段注其餘輕者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都與無聲同文論之所以省文達其異義矣疏輕者不識見與重者同一同也都與無聲同文論之一同也故曰凡二同矣傳及此注皆當作同同古本非是段孫說是也莊明云凡二同故言同則重同字者是

皇清集解卷千二百六終

常熟丁國鈞參校
子汝恭校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七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十九

句容陳立卓人著

莊五年盡八年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疏

通義云戎事不邇女器目言如齊師惡甚矣穀梁傳曰師而曰如眾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注言師眾大如國故可以言如按上二年會于邵注婦人無外事外則近淫四年饗于祝丘注書

者與會鄙同義此無注從可知省文也下七年會于防同

秋倪黎來來朝疏

左氏黎作鄆春秋異文箋云鄭左氏黎作鄆春秋異文箋云鄭倪二字古祇作兒从人从邑皆後起字黎鄆

通假字按莊子齊物論有王倪漢書古今人表作王兒漢書倪寬鹽鐵論刺復篇云自子乘兒寬以治尚書冠九卿文學曰兒大夫閉口不言是倪本作兒邵氏晉書南江孔記云左氏傳成十五年伯州犁奔楚荀子論引作州黎是犁黎同也倪者何小邾妻也注小邾妻國疏杜云東海昌應縣東北有邾城疏云邾之上世出於

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鄖宋仲子注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鄖爲小邾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鄖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鄖曾孫犁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知齊桓以王命命云說文邑部鄖齊地春秋傳曰齊高厚定鄖田段注左傳襄六年齊侯滅萊遷萊于鄖杜云遷萊子於鄖國正義鄖卽小邾小邾附庸於齊故減萊國而遷其君於小邾世本注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鄖爲小邾子左傳曰曾擊柝聞於邾小邾者邾所別封則其地亦在邾魯間不當爲齊地今邾縣有故邾城滕縣東南有鄖城皆魯地且鄖之稱小邾久矣不應又忽呼爲鄖也許意鄖是齊地非小邾國也按段說是也昌慮爲今滕縣地兗州府志鄖城在滕縣東一里梁水之東周八里于欽齊乘云鄖城在海郡繩縣在今峰縣地也萊子所遷別是一地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注倪者小邾婁之都邑時未能爲附庸不足以小邾婁名通故略謂之倪疏注倪者至都邑○通義云今爲附庸則名倪其後受國則名小邾婁倪本邾婁顏之少子肥所封故謂之小邾婁也蓋此時尚無小邾婁之稱故以其取

都名也○注時未至之倪○通義云未能以其名通者猶孟子言不達於天子按孟子萬章篇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則附庸國之至微者此注云未能爲附庸徒未能二字沿傳文衍白虎通謚篇附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云不能五十里不合于天子附于諸侯曰附庸不合卽不達也趙注孟子云小者不能特達于天子因大國以名通自虎通爵篇又云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不滿謂不滿五十里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不達於天子者春秋所謂未能以其名通也繁露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嗣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昔齊人滅紀季以酅爲齊附庸酅者紀之采也然則多亾國之後先世有功德者故存錄之使世食其采以臣屬於大國三十里者其先公侯也二十里者其先伯也十五里者其先子男也董仲舒說正與書傳合按韓詩外傳亦有是語然倪係邾婁別封與晉封曲沃相似曲沃已命爵爲伯或是請於周所賜邾婁本子易小國非其比矣封之倪則謂之倪猶紀季以酅入齊則謂之酅齊語齊桓正封域東至於紀酅是也後齊桓請於周封之子始有小邾婁之稱春秋王魯附庸小國未能以名通故略之稱倪耳黎來者何名

也疏

左傳云鄭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注未受爵命爲諸侯傳發附庸稱名例也據此倪爲邾婁所封則邾婁非附

庸

可知故隱元年注謂儀父在春秋前失爵在名例也

其名何注据僖七年稱子疏注

在春秋

前失爵在名例也

僖七年

稱子○卽僖七年微國也注此最至本文○僖七年注云至是所以稱爵者時附從廟者

從齊桓爲僖七年張本文疏

注此最至本文○僖七年注云朝天子旁朝罷行進齊桓公自天子進之固因其得禮著其能以爵通附庸最微得見春秋因其後得禮能以爵通故於

此起之也穀梁傳邾國也黎來微國之君夫爵命者也通義云附庸名者方二十里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此伐衛何納朔也疏

左傳冬伐衛納惠公也漢書劉向傳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繁露滅國上云衛侯朔固志齊襄而天下患焉爲不言納衛侯朔注据

之則齊主兵魯與宋陳蔡從之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注据

納頓子于頓言納下朔入公入致伐齊人來歸衛寶知爲納

朔伐之疏

注据納至伐之○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是彼言納也朔入卽下六年衛侯朔入于衛

是也公入致伐卽下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又云齊人來歸衛寶故知爲納朔伐之辟王也注辟王者兵也王人子哭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爲內諱疏注辟王至是也○下六年傳云王人子哭救衛內諱○若留納朔當書公會齊侯以下伐衛納衛侯朔於衛今不然故解之通義云絕正其義不使諸侯得立王之所廢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今驗經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皆以會大夫不致此下有致是起四國實其君貶稱人矣按不書納朔爲內諱伐王書人起其貶也

六年春王三月疏

左氏作正月穀梁作二月

王人子突救衛疏

史記注引服虔云王室當

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按所引蓋襄二十九年傳爲之歌王注不曰周人而曰王人猶尊王人猶尊王之義也

王人者何微者也疏

杜云王人王之微官也穀梁傳王人卑者也僖八年傳亦云王人微者也僖二

十九年注諸侯亦使微者會之亦者亦王人也子突者何注別何之者稱人序上又

僖八年

王人不稱字嫌二人者正以稱人序在子突之上又僖八年公會王人以下于洮

不言王人子突者何而別何之

單稱王人不稱字問者之意嫌此王人與子突別人故別何

之然則言嫌二人者猶言疑二人矣按傳意亦欲明王人爲微者故別何之

貴也注貴子之解疏

注貴子之稱○穀梁傳稱名貴之也彼注引何休以爲穎子

則非名也鄭君釋之曰王人賤者錄則名可今以其衛命救

衛故貴之貴之則子突爲字可知明矣此名當爲字誤耳則

范氏以彼傳稱名爲訛通義云尋此注意突仍是名何君擇

善而從故自異其說按注云貴子之稱則何氏作注以子爲

貴不以突是字爲貴也穀梁注引徐乾曰王人者卑者之稱

也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

故加名以貴之僖八年公會王人諸侯是卑者之常稱爾彼

以子突實微者非公羊義杜氏擇例云莊六年五國諸侯犯

逆王命以納衛朔大其事故字王人謂之子突是說進之意

進之不稱名而越稱字者王之上士下士爵同而命異耳進

義以突爲字與鄭義同范氏

殺梁文不誤貴則其稱人何注據王子貳不

疏亦如何義則殺梁文不誤貴則其稱人何注據王子貳不

稱人本當言王子哭示諸侯親親以責之也疏注据王至之

年王子瑕奔晉是不稱人也本亦當

建王命之深也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

也○襄三十

稱王子哭以責諸侯建王命之深也繫諸人

主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此王人微者王

子突貴者繫之王人之下是以微及大也故据以難通義云

本當稱王子哭王人耳注刺王者刺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

特繫人言之耳王人耳注刺王者刺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

注据不以微及大疏注据不至及大○定二年傳云然則曷

爲不言惟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

注据不以微及大也此王人微者王

子突貴者繫之王人之下是以微及大也故据以難通義云

本當稱王子哭王人耳注刺王者刺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

特繫人言之耳王人耳注刺王者刺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

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還以自納王

遺賁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遺微者

弱愈因爲內殺惡救例時此月者嫌實微者故加錄之以起

實貴子突疏舊疏云欲道子突但是微者矣按傳意子突不

能救亦等之王人微者耳○注刺王至殺惡○

恒十六年傳見使守衛崩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是

湖在岱陰齊事也上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交連五國兵也上三年注云天子新立衛公留是伐天子所立也下衛侯期入于衛是遺子突不能救也恒十六年注

云傳著朔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蓋初出奔時黨援未甚可卽誅絕遷延貽玩致不能討死莫甚焉故繁露王英云遣子哭征衛不能絕諸侯得以大亂篡弑無已是也通義云言于哭乃士人耳使若王不深助留但遣微者子哭無威重不能成功以爲天子殺焉矣按穀梁傳曰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是公會諸侯伐衛爲內惡殺惡者舊疏云犯微人之命惡淺犯貴者之命惡深故也弱愈校勘記云鄂本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弱改爲非按弱愈猶少愈也○注救例時○僖六年秋諸侯遂救許僖十九年夏師救齊是也○注此月至子哭○經義嫌子哭實微故加錄月以起其貫明下子哭也與僖八年二十九年王人不同杜云雖官卑而見授以大事故稱人而又稱字不知子哭王子哭故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朔何以名庄

據衛侯入于陳儀不名疏

注据衛至不名

年絕疏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春秋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人名以王命絕之也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衛朔天曷爲絕之注據俱入也子之命所絕故春秋書名以絕之

犯命也

注天子命尤重疏

注犯天至尤重○見桓十六年彼

子奈何見使守衛朝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岱陰齊屬負茲
舍不卽罪爾是也通義云犯天子之命當絕賤之不成爲諸
侯故生名之包氏慎言云朝得罪天子出奔當絕天子立公
子留以承衛祀朔復入爲篡以盜國諭莊二十五年衛侯朔
卒不書葬注云犯天子命重與盜國同僖十九年宋人執滕
子嬰齊注名者葬正之會叛天子之命者也當與衛朔同科
殺深傳云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按范注云不與諸侯納王之所絕是也

其言入何

注

据顓子不復書入疏

注据顓至書入○僖二十五年秋楚人

歸或言復歸

據辭也

注

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

也不直言篡者事各有本也殺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
納從外曰入諸侯以當國之辭言之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日
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爲天子諱微弱疏

通義云篡

衛侯留也○注上辟至入也○上五年傳云曷爲不言納辟王也上不言納嫌衛朝復國無罪故復從葬辭書入以公羊之例立納入皆算辭故也○注不直至本也○此道春秋通其君舍不去公子是也彼以弑君爲重不嫌非葬故不必以當國辭目之○注非殺至言之○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是也注云曷爲以國氏當國也非殺而立嫌非葬故以入言之○注國人至曰立○隱四年衛人立晉是也傳立者不宜立也明富立桓嗣子故書立以見葬○注他國至曰納○僖二子十一年楚人陷陳納頓子于頓哀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子刺賾于戚是也刺賾得國於子輒得爲葬者彼傳云父有子不得有父也刺賾於定十四年出奔子無去父之義合當絕今還人衛爲盜國合當誅晉納之與同罪也○注從外日入○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是也注入者出入惡明當誅又下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注諸侯至文也○舊疏云卽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昭十三年夏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之屬是也按董子言衛朝固事齊襄天下患之不書自入于衛者蓋不獨齊助之魯亦當察其惡也○注不書至微弱○天子立公子留見上三年按不書出奔爲天子諱弱就是罪也謂天子本當絕衛似過衛朔不能使衛小眾又託疾不并其宗社絕之甚矣

秋公至自伐衛

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

注

所伐國服兵解國安

故不復錄兵所從來獨重其本會之時

疏

注所伐至之時○襄十一年公會晉

侯以下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按會于蕭魚傳云益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丘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以得鄭爲重是爲所伐國服兵解國安故獨重其會時故書至自會也不得意

致伐

注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此

謂公與二國以上也公與一國及獨出用兵得意不致不得

意致伐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公與

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皆例時

疏

注所伐至從來○僖四年

公伐楚侯以下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秋八月公至自伐

楚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又襄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以下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彼鄭

旋服旋叛故致伐從不得意例也舊疏云成十六年公會尹

子晉侯以下伐鄭冬十二月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又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以下伐鄭十一月公至自伐鄭以此言之則十六年秋伐鄭十七年夏伐鄭皆是鄭人不服而致會者正以十六年鄭叛晉帥諸侯伐之當時實服明年乃叛是以致會十七年夏公會單子已下伐鄭者正以比年用兵不能服故以得意爲文其十七年冬公會單子已下伐鄭以伐致者至於三伐事寔當見故言公至自伐鄭矣按十七年夏書致會或與十六年書致會同意比年用兵不能服無爲以得意爲文也或以公幼非魯主兵故無危辭十七年冬則比年三伐而鄭仍未服故危魯以危諸侯也舊疏又云桓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已下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從此以後鄭不肯叛而致伐者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子垂彼注云不致之者桓弑賢君篡慈兄與人交接則有危故奪臣子斷成誅文然則桓本不合致而十六年致者注云善桓公能疾惡同類與諸侯行義兵伐鄭也是其得致之由而致伐者諸侯本欲助忽誅矣卒終得國忽死不還以其不得之力故致伐也義必然耳○注此謂至上也○凡上所引皆尊二國以上事也○注公與至不致○隱五年公伐邾婁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婁三十三年公伐邾婁皆公獨出用兵得意故不致其與一國以上得意者無文舊疏云知然者正以用兵得意兵不復用何勞致伐不致會者離不成會

故也○注不得意致伐○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戎取穀至自伐齊傳云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坂殺也曰患之起必自此始矣是公與一國以上不得意致伐者也下十六年公伐戎公至自伐戎是公獨出用兵不得意致伐者也舊疏云不得意所以致伐者兵將復用重錄兵所從來故也○注公與至致會○舊疏云卽哀十二年公會晉侯及吳子會于黃池秋公至自會是也其得意致會者以其成會也按成十六年公會晉侯齊侯已下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公不見見大夫執而致會者傳云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是其變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卽宣七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之屬是也其不得意不致者無功可言故也按八年春公至自會則致矣不知舊疏何云不致也公與二國以上會盟不致者多蓋得意者皆致其不致者未必皆不得意也○注公與至致地○舊疏云卽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是也其得意致地者離不成會故也○注不得意不致○舊疏云卽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屬是也其不得意所以不致者無功可致矣按盟唐所以爲不得意者彼注云後背隱而善桓復爲唐之盟故也○注皆例時○舊疏云卽桓二年冬公至自唐僖二十六年冬公至自伐齊哀十三年秋公至自會之屬是也其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注云月者凡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成六年春王二月公至自會注云月者前魯大夫

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是也而襄十一年公至自伐鄭公至自會不滿二時而皆在日月下何氏不注蓋皆不蒙月故成十六年公至自會亦不滿二時而在日月下是不蒙月明矣成十七年十一月公至自伐鄭注云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然則公至亦不蒙月矣

衛侯朔入于衛

何以致伐

注據得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伐誤會○注據得意○伐衛納朔朔得入

衛是得意矣而書

不敢勝天子也

注與上辟王同義久不月

者不與伐天子也故不爲危錄之

疏注與上辟王同義○上五年公會五國伐衛傳

云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蓋若伐衛而去不留納朔以辟王兵然所以正其義此雖得意然勝天子以逆犯順危甚故不與其得意也○注久不至錄之○僖四年八月公至自伐楚彼注云月者公出滿二時月危公之久今公伐衛歷四時久而不月危之者不與伐天子雖不久亦危故不必錄月異之也

與注先是伐衛納朔兵厯四時乃反民煩擾之所生疏漢書五行志云

嚴公六年秋螟董仲舒劉向以爲先是衛侯朔出奔齊齊侯會諸侯納朔許諸侯賂齊人歸衛寶魯受之貪利應也按京房易傳曰臣安祿然謂貪妖災蟲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爾雅釋蟲食苗生心蠅食葉蠅食節賊食根蟲螽蟬皆螟類故煩擾貪利以致蟲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疏

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經作衛保校勘記云缶聲孚聲古音同第三部杜云公穀皆言

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作保疑經誤正義說文保从人采省聲古文保不省然則古字通用寶或保字與保相似故誤作保耳按左疏是也保古與寶通易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釋文寶孟喜作保書金縢無墜天之降寶命尊世家作無墜天之降葆命鐘鼎欵識許子鐘永保跋之楚弔仲南和鐘子孫永保用之齊侯鍾子孫秉保用古皆寶字義也史記周本紀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留侯世家取而保祠之集解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是必古皆作保篆體保與保相似故左氏誤爲保也杜又以爲保因未免依違矣

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

注以稱人其國

解疏注以稱人其國解○舊疏云注言此者欲決下三十一

年齊侯來獻戎捷不言人也言以稱人其國解者謂稱

十九

八

齊人可以兼得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兩國人之辭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注時期得國後

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故善起其事主書者極惡魯犯命復貪利也不爲大惡者納朝本不以賂行事畢而見謝爾寶者玉物之凡名

疏注雖本至其事○舊疏云言春秋善齊侯之讓是以不言

疏衛人而稱齊人所以起其讓事矣按傳主惡魯故歸讓於齊其實齊襄亦非能讓之人左傳謂文姜請之歎說魯以謝罪應是其實齊襄藉衛讓魯春秋因其可與而與之耳○注

主書至利也○通義云齊人來歸衛寶分惡於齊也成算而後賂之辭也取鄙大鼎于宋專惡於魯也賂而後成算之辭

按孔氏川穀梁義彼傳云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然惡戰則殺矣是也繁露王道云誅受令恩衛寶以正固圖之平也亦假保爲寶惟文有脫誤意謂誅魯受衛寶

以平罪名大旨亦惡魯也毛氏奇齡春秋傳以逆王命而納罪惡卽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貸矣况利之○注不爲至謝爾○舊疏云所傳聞之世內大惡諱今此書見故知不爲

大惡矣。按此爲事畢受謝與受賂以成未亂者不同。彼本會
授討宋受賂而還故爲大惡。此原非利動猶今律事後受財
杜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准者至死減一等也。
莊寶者至凡名。舊疏云猶言玉物之總名耳。定八年傳云
寶者何竇判白弓繡質纏青純是也。按說文，部寶珍也。詩
崧高云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珍與瑞皆玉物之總名也。史記
衛世家云成王舉康叔爲周司徒。賜衛寶祭器以章有德定
四年左傳分康叔以大路少牢精箒旃旌大呂皆廟寶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疏

杜云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實如雨疏四月書辛卯爲月之六日夜唐石經

諸本同釋文辛卯夜一本無夜字較梁書作昔九經古義云

辛卯昔傳曰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王逸楚辭注云昔夜也

詩云樂酒今昔今詩作夕莊子注曰昔夕也天官腊人注云

昔之言夕也管子小匡云旦昔從事旦昔猶旦夕也昔亦訓

夜者列子曰尹氏有老役夫昔昔夢爲國君張湛云昔昔猶

夜夜也段氏玉裁毛詩古音攷云夜音裕昔音錯考工記老

牛之角紗而昔鄭司農云昔讀如交錯之錯古音昔夜同部

故得通用後漢書張衡傳發昔夢於木禾兮注昔夜也是也

段又云古多假昔爲夕左傳爲一昔之期列子昔昔夢爲國

君皆是也釋文所載一本非下傳明云何以知夜之中星反

也夜爲日入至於星出之名與下夜中別則宜有夜字寅左
穀作隕說文雨部貫雨也齊人謂雷爲貫一日雲轉起也阜
部隕从高下也易曰有隕自天貫隕音義皆近星貫字當作
貫爲正隕假借也故史記宋世家貫星如雨亦作貫論衡藝
增篇亦引作貫周禮大司樂疏引作星貫而雨字林賁卽隕
字也杜云日光不匿恒星不見而云夜中者以水漏知之

恒星者何列星也注恒常也常以時列見疏注恒常至列見
○爾雅釋詁恒

常也左傳注同穀梁博恒星者經星也經亦常也

注反者星復其位疏校勘記云諸本同唐石經鄂本何上有
則字當據補杜以長縣校之辛卯四月
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然則無以知夜之
中故舊疏云謂無所準度故也○注反者星復其位○詩猗
嗟云田矢反兮箋云反復又執競云福祿來反傳反復也故
星復其位日反鬼谷子捭闔云益損去就倍反注去而復來
日反是也星復故知夜中夜中卽星貫之時所謂雨星不及
地尺而復也舊疏謂星反附在半夜之後則知鄉者不見之
時是夜中矣非也傳明云不及地尺而復則並未及地無緣
至半夜後也穀梁傳云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
而曰夜中者焉耳何用兒其中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疏
也失發而錄其時則夜中矣

漢書五行志云左氏傳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
偕也劉歆以爲星隕如雨如而也星隕而且雨故曰與偕也
明雨與星隕兩變相成也按此所據左氏說公穀皆以爲非
雨而如雨也范甯訓如爲雨非穀梁義穀梁云其隕也如雨
無星隕而雨說也

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

尺而復注不修春秋謂史記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疏

注不修至

春秋○九經古義云王伯厚曰晉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
春秋楚語申叔時曰教之春秋皆在孔子前所謂乘擣机也
魯之春秋韓起所見所云不修春秋也舊疏云據此傳及注
則孔子未修之時已謂之春秋矣而舊解云孔子修之春作
春秋成謂之春秋者失之遠矣按前卷疏引閔因敘云昔孔子
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
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感精符說題辭具有其文又沈文何
云嚴氏春秋引觀周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
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正明爲之傳共爲表裏周禮小
史掌邦國之志先鄭云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
屬外史掌四方之志後鄭云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
杌然則春秋本魯史舊名孔子因而不改耳故墨子明鬼篇
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齊春秋也其言百二十國寶書者
按唐虞萬國殷三千周千七百七十有三春秋以下兼國多

矣故魯大失對孟孫曰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衛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然當時外史所掌尚得百二十國故墨子亦云吾見百國春秋也杜預以春秋爲魯史之名是也謂孔子因魯史策書成文則非孔子據魯立義以託之空文不如見之行事內魯而外諸夏以魯爲主故用魯舊史之名與韓宣所見羊舌肸所習申叔時所教同實異也禮記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矣齊舊春秋也君子修之曰星質如雨注明秋也今作弑孔子所修春秋也

其狀似雨爾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質則爲異不以尺寸錄

之疏毛本星質誤倒論衡甄增篇引此傳說之云君子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質如雨通義云蕭何曰自上而落謂之質星霜皆質而霜以著物然後可知故先言質後言霜星麗于天見質則知之故指言星質二字先後不妄有如此繁露王英云春秋理百物辨品類別嫌微修事末者也是故星墜謂之隕隕昧謂之雨其所發之處不同或降于天或發于地其辭不可同也○注明其至雨星○論衡云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隕或時至地或時不能丈尺之數難者也史記言尺亦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穀梁傳云其不曰恒星之

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殞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殞其解經不言雨而言殞星其亦以爲狀似雨可知○注不言至錄之○論衡言之詳矣何以書記異也注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諸侯之象周之四月夏之二

月昏參伐狼注之宿富見參伐主斬艾立義狼注王持衡平也皆滅者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時天子微弱不能誅衛

侯朔是後遂失其政諸侯背叛王室日卑星竄未墜而夜中

星反者房心見其虛危斗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也虛危

齊分其後齊桓行霸陽穀之會有王事疏

列星至之象○舊疏云言分者謂十

二之分野矣言守度者守三十度爲一大矣言諸侯之象者謂星度有多少若諸侯之國有大小耳穀梁注引鄭君曰眾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鹽鐵論論災云四時代序而人則其功星分于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猶公卿也眾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眾星齊常星亂則眾星墜矣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

眾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眾星墮民失其象也與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鄭元曰恒星謂列舍持天子之正也不見者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又應明象諸侯既强大也穀梁注引劉向又云隕者象不終其性命中道而落○注周之至當見○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鄭注弧在輿思南疏引三統厤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皆井二十二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元嘉厤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皆東井三十度中弧星近井因井有三度十三度其度既寬故舉弧言之史記天官書參爲白虎下有三星曰罰其東有大星曰狼下有四星曰弧直狼是參伐等宿也宿皆近弧也於時南方之宿盡當列見固不僅參伐等宿也○注參伐至平也○洪範五行傳好攻戰注參伐爲武府齊氏召南考證云天官書參爲白虎罰爲斬艾事張守節正義云罰亦作伐春秋運斗樞云參伐事主斬艾卽其說也狼注又古人每主持衡平稍費解狠在參南與弧相近不屬南方朱鳥天官書南宮朱鳥權衡太微也權軒轅也柳爲鳥注又古人每以衡柳星也然則持衡平祇可言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不可得兼存疑於此按狼亦近弧弧在井之分域故得兼

主持衡平之義其實狼爲野將主侵掠見史記正義蓋何氏舉大體言之非如後代推求之密也○注皆滅至之象○成信鄂本宋本同毛本信誤儀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夜中者言不得終性命中道敗也或曰梁其叛也言當中道叛其上也天垂象以示下將欲人君防惡遠非慎卑省微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賢明之材畏天威命若高宗謀祖己成王泣金縢改過修正立信布德存亾繼絕修廢舉逆下學而上達裁什一之稅復三日之役節用儉服以惠百姓則諸侯懷德士民歸仁災消而福興矣遂莫肯改寤法則古人而各行其私意於君臣乖離上下交怨自是之後齊宋之君弑譚遂邢魯之國滅宿遷于宋蔡獲于楚晉相弑殺五世乃定此其效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徵也向習穀梁歆習左氏義皆相近志又云成帝永始二年二月癸未夜過中星隕如雨長一二丈繹繹未至地滅至雞鳴止谷永對曰星辰附離於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失道纲紀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其象亦卽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義也○注時天至日卑○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周四月夏二月也日在降婁分野先是衛侯朔奔齊公子黔牟立齊帥諸侯伐之天子使人救衛魯公羊義疏十九頃于魯天事席象也易林豫之訟星隕如雨多弱無輔強制

陽陰不得安土正閼本監本毛本同誤也鄂本當据正○注星賈至宮也○舊疏云卽上備云房爲天子明堂文耀鉤云房心爲中央火星天王位若相對言之則房爲明堂心爲天王矣旣有天王復有明堂布政之象也按上備當星備之誤星備亦見周禮大宗伯疏所引文耀鉤火星火字亦誤開元占經六十云心爲明堂中大星火當作大也舊疏又云火見於周爲五月者謂昏時今在周之四月是以牛夜之後乃房星見其虛危斗者謂在夜半時明矣未墜釋文同校勘記釋文當本作未隊直類反文三年定八年皆作而隊直類反可證釋文凡音直類反者字皆作隊○注虛危至王事○史記天官舊云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虛危正義辰星虛危皆北方之星故燕齊占候也又云虛危青州周禮保章氏職注云元枵齊也律麻志云子爲元枵初葵女八度終於危十五度是虛危齊分也五行志又云劉歆以爲洪範日庶民惟星易日雷雨作解是歲歲在元枵齊分野也夜中而星隕象庶民中離上也雨以解過施復從上下象齊桓行霸復興周室也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及地而復象齊桓起而救存之也鄉亾桓公星遂至地中國其良絕矣經義雜記云董劉以常星爲二十八宿入君之象鄭康成云眾星列宿蓋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益不知常星卽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駿立

以爲象中國微杜說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歿非子政說此經
言詳理精可爲人君所鑒後之君子采此以爲規諫未必無
補云舊說云齊桓行霸者虛危斗也有王事者房心見也按
陽殺之會見僖三年彼傳云此大會也曷爲未言爾桓公曰
無障谷無畔粟無易樹子無

以妾爲妻所謂有王事也

秋大水疏穀架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通義云莊公忘仇不孝於褊廟之罰

無苗

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注苗者禾也生日苗秀

曰禾据是時苗微麥強俱遇水災苗當先亡疏

注苗者至日禾○今傳正

義引作禾初生曰苗係使人易了非注文有關也說文禾部
禾嘉穀也三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也
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又云粟嘉穀實也孔子曰粟之言穀也
又云米粟實也象禾實形又云粱米名也則禾卽粱也其米
爲粱其實爲粟其粟之稊爲不其始生爲苗春秋說題辭云
粟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粲然爲
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以食是生曰苗秀曰禾
苗卽禾也經傳多以禾與諸穀並舉詩七月黍稷重穀禾麻

菽麥首子封禪篇鄭上之禾北里之黍呂氏春秋任地篇今茲禾來茲美麥又言禾黍稻麻菽麥六者之貴淮南子地形訓言麥稻黍菽禾五者之各有所宜是禾本梁之專稱其黍菽稻梁連言穀者亦得稱禾聘義聘禮所載之米禾則不專指粱也如粟亦梁之專稱而他穀之未去甲者亦稱粟說文梁下云稻重一石爲粟二十斗因事難件繫得假借通稱也管子小問篇管子曰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及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油油乎茲既何其君子也天子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茲免則秀象也茲滅也免既也臧氏肅拜經日記云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黍稷未秀者亦通稱爲苗如詩彼稷之苗等是若論語惡莠恐其亂苗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則皆指禾苗之春秋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何邵公云水旱螟蟲皆以傷二穀乃嘵然不書穀名而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蓋春秋是聖人正名之書故在秋日苗在冬則曰禾卽一物而隨時定稱不相假借况以黍稷通稱者蓋施乎故公羊云無苗則易爲先言無麥彼無麥然後書無苗穀梁麥苗同時也皆知苗卽禾之未秀者何注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此最得經意杜元凱云漂穀熟麥及五稼之苗范武子云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皆不知苗卽禾也故春秋當從公羊穀梁雖得經意惜范氏不足以傳之按經傳言穀必及禾否則或卒不育則曰粟舉粟米則曰粱後世誤以粱稷爲一物

由俗名稷爲高粱故也詩生民誕降嘉禾經豐維芑諺文引
作嘉穀爾雅釋草蕡赤苗芑芑自苗王篇云蕡卽今赤梁芑白
粱故毛傳卽用爾雅釋詩也詩硕鼠無食我苗毛傳苗嘉穀
詩生民種之黃茂毛傳黃嘉穀穀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史
記周本紀唐叔得嘉穀嘉穀嘉禾其詞一也實者爲粱韋昭
晉諸注粱食之精者三蒼梁好粱楚辭大招五穀六似設武
梁只崔駰七發云元山之梁呂氏春秋作元山之禾是禾卽
粱也今俗謂之小米對稻之爲大米也周之秋爲今五六七八
三月禾熟於八月此在秋初仍爲禾也○注据是至先人○
左傳疏云此秋今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苗故
知熟麥及五稼之苗皆爲水漂殺也按孔以麥苗之別是也
謂苗爲五稼之苗猶沿杜氏之誤說文麥金也金王而生火
王而死淮南墜形訓麥秋生夏死蓋麥種有早晚早者夏之
三四月可熟月令孟夏之月農乃登麥是也遲者須夏之五
月也然麥皆已彌苗較爲弱故云苗當先亡今兼云無麥苗故據以難

書無苗注明君子不以一過責人水旱螟蟲皆以傷二穀乃

書然不書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疏穀梁傳曰麥苗
死也麥以秋種夏熟禾以春生春秋熟五月大水方稚之禾不
能長遂謂成之麥又復漂沒故云待無麥然後書也繁露竹

林云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注明君至責人○舊疏云謂災傷五穀者皆入行政之故也按如五行志所記是也○注水旱至乃書○此道春秋通例也舊疏云大水傷二穀書于經者卽桓元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書災也其旱傷二穀以上書者卽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其螟蟲書者卽隱五年經書螟傳云何以書記灾也文八年經書螟之類是也通義云禮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馑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歉則若微膳鵠鷗饑則徹鳬鴈鯉則去雉免康則損囿獸至於大侵不祭肺不貳味駛道不除祭事不縣謂之變有穀也春秋一穀不升則不書故曰饑曰無麥苗曰大無麥禾曰大饑凡四等後漢書肅宗紀詔曰春秋書無麥禾重之也是也○注然不至最重○舊疏云災傷麥苗常書卽此及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之屬是也按經傳有九穀六穀五穀九穀者周禮太宰職正三農生九穀先鄭注黍稷稻麻大豆小豆大麥後鄭無秫大麥而有粱菽汜勝之書以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豆大豆齊民要術言九穀忘曰小豆稻麻禾黍小麥大麥大豆米與禾皆卽梁也六穀者周禮膳夫職注謂稌黍稷粱麥於小宗伯六盞注同五穀者周禮職方氏職宜五種注稻黍稷麥菽其注疾醫據月令數麻麥稷黍以配五行也按北方食以稻米爲主五穀當數禾黍稷稻麥二說

遺去稻禾或遺去禾皆非五穀中尤以麥不爲重春秋時各國皆在北方也

何以書記災也注先

是莊公伐衛納朔用兵踰年夫人數出淫泆民怨之所生疏

注先是至所生○洪範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

親戚傷父兄則稼穡不成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秋大水無

麥引劉向以爲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咸公嚴釋父

仇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

之之應舊疏云伐衛納朔者卽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蔡人

伐衛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夫人數出淫泆卽五年夏夫人

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

齊侯於穀之屬故言數出按兵者水象夫人失正故皆致水

災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疏

杜云穀齊地今濟北穀城縣方輿紀要云穀城在今東平東阿縣治

今曰小穀按春秋凡單言穀者皆濟北之穀城縣也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

注据次于陘侯屈完不書俟疏注据次至

書俟○僖四年次于陘傳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侯屈完也是也經不言俟也託不得已也注師出本爲下滅盛興陳蔡屬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諱滅同姓託待二國爲留辭主所以辟下言及也加以者辟實俟陳蔡稱人者略以外國辭稱知微之疏穀梁傳次止也俟待也杜云期共伐鄭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鄭以待之是也但無託不得已義耳范云陳蔡欲伐魯故出師以待之陳蔡不稱師又無侵伐文何以知其來伐也服虔亦云言共欲伐鄭見左疏○注師出至及也○與鄂本監本閩本同毛本興誤與又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同疏中諸本亦同鄂本又作人非僖疏云陳蔡與魯伐衛卽上經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是也同心又國遠者欲對齊宋雖亦同心而近魯是以不得託待齊宋辟下言及者卽下經師及齊師圍成是也凡言及者汲汲之詞若此時已出師更無所待卽下文言及乃至汲汲之甚者便是魯人欲得滅同姓孜孜之深是以託待陳蔡以辟之按何意以魯本欲滅成託言爲陳蔡所約有不得已之意姑次于鄭以俟又辟下文之及齊師非我汲汲也左疏引服云欲共伐鄭亦取公羊爲說通義云本與齊師約共圍盛而无言陳蔡將來侵伐不得已出師待之下竟不見陳蔡加兵之事

不嫌是賁侯故得如此惡者之深惡魯之陰謀積慮成於滅同姓左疏引賈逵及說殺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直以魯真有俟陳蔡事矣按孔氏亦惑於范甯之說孔穎達云陳蔡於魯竟絕路遙春秋以來未嘗構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詞非防寇拒敵之稱若使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俟是也然則卽魯欲託辭必託之有因魯與陳蔡素無嫌怨自不得託言陳蔡來伐也○注加以者辟賓俟○舊疏云若其實俟宜但云師次于鄭侯陳人蔡人而已今言以明更有由以乃始俟之故言加以者辟賓俟也○注陳蔡至微之○校勘記云鄧本入微作知微毛本作人者誤當據正知微之三字爲句言本無此事故從微者稱略之同外國辭也

甲午祠兵疏

唐石經諸本同左氏穀梁作治兵包氏慎言云春

以俟陳人蔡人下書夏師及齊師圍盛盛降于齊師傳云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子是然則圍成之師雖以正月出而次于近郊至二月甲午乃祠兵習戰故傳以爲久也若祠兵之文明魯之不亟亟於取成以殺滅同姓之恥則甲午非正月審矣長厤以爲正月十三非也禮記曲禮外事以剛日注順其出爲陽也出郊爲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又表記曰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注順陰陽也陽爲外陰爲內事之外內別乎四郊外事若此

是也。禮疏引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事。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孔憲以郊在外應用剛日而用辛社稷，是郊內事應用柔日而用甲以郊社尊，不敢同於外內之義故也。若然昭十八年左傳鄭子產簡兵大蒐，將爲蒐除注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然則治兵時告於廟，習於城，為此云。祠於近郊者，蓋治於郊者軍旅之常在城內者，鄭因救火，故非常所欲毀游氏廟也。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注禮兵不徒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陳兵習戰，殺牲饗士卒，疏注禮不至士卒。○舊疏云：何氏之兵器二則殺牲享士卒，故曰祠兵矣。禮記疏意以爲祠兵有二義也：一則祠其甲午，祠兵師出曰祠兵，人曰振旅。祠者祠五兵，戈、戟、劍、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左氏說甲午治兵爲授兵于廟，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焉？曰：祠兵者，公羊二字之誤，以治爲祠，因而作說。如此，周禮司馬職仲夏教爰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菜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於廟。又無祠五兵之禮。詩小雅采芑，引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正義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傳文也。公羊爲祠兵，此爲出曰治兵者，諸文皆作治兵，明彼爲誤，故經

改其文而引之按鄭氏直以公羊祠兵爲治兵之誤與何氏異經義雜記云春秋公羊莊八年甲午祠兵傳祠兵者何出詩曰祠兵入曰振旅閩正義治兵振旅之名周禮左氏殺聚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爲祠兵此引春秋傳公羊文也又周禮大司馬之職仲春教振旅注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閩戰也釋曰鄭元於異義駁不從公羊云祠兵故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又禮記曲禮上外事以剛日注春秋傳曰甲午祠兵正義引異義公羊左氏說鄭駁之曰公羊字誤以治爲祠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從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又左傳隱五年云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注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日治兵始治其事入日振旅治兵禮畢振旅而還正義曰公羊傳出日治兵入日振旅何休公羊爲出日祠兵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所見本異也琳案周禮左傳穀梁爾雅皆爲治兵知公羊作祠是聲近之誤鄭君偏通諸經而折衷之故能判然明見其誤詩箋周禮注用公羊經改治正義所言是也春秋正義謂鄭所見本異則又游移無定矣異義所載公羊已作祠兵何氏曰通義云謹案祠兵師說以爲祠五兵矛戟劍楯弓矢及始造

兵者周禮祭表貉鄭司農云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也是古有祠兵禮也又按爾雅釋天禡師祭也

亦卽

祠兵

之義

入曰振旅

注五百人爲旅疏

○周禮大司馬

官其禮一也皆習戰也

注言與祠兵禮如一

將出不嫌不

習故以祠兵言之

將入嫌於廢之故以振訊士眾言之

見之互相

見也疏

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

○注言與

也疏至加一○繁露五行逆順云出則祠兵入則振旅以閼習之因於彼狩存不怠凶安不怠危史記主父偃傳天子大歎春秋鬼秋納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擇不怠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力而後用土庶法之教而後成

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備閱車徒以順時氣不怠戰也按彼以振旅治兵分春秋本周禮說周禮大司馬職分仲春爲振旅仲秋爲治兵賈政春主農事故以入言之秋當威武故以出言也要皆爲習戰之用故云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注將出至見也○釋文振訊本又作迅按說文走部迅疾也爾雅釋詁迅疾也又振訊也釋獸狠絕有力迅此振訊卽振迅與奮迅同義詩雄雉箋奮訊其形貌禮記樂記注奮

訓也是也詩七月傳莎雞相成而振訊之與此同皆謂奮疾
也爾雅釋言振訊也廣雅釋詁振訊動也益振訊轉注爲訓
義同振訊連文爲詞當時語也互見者兵出振訊士眾兵入
應祠饗也○注祠兵至後也○爾雅釋天出爲治兵尙威武
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注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尊老在後復
常儀也詩疏引孫炎注云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
老在前復常法也詩采芑傳入日振旅復長幼也然則平居
習戰亦有祠兵振旅之名詩則指宣王南征師出師還之稱
與此祠兵爲出師同與周禮所指事異其習戰則同也

何言乎祠兵注据不書疏舊疏云正謂他處皆不書卽例不書爲久也注爲久稽留之辭疏注爲
矣而此書之是以致難

留之辭○孟子公孫丑篇可以久則久注久留也稽亦留止
之義漢書食貨志蓄積餘贏以稽市物注稽貯滯也說文繫
傳云稽禾之曲止也力異也有所異處必稽考

之卽遲留也舊疏云爲猶作言作久稽留之詞曷爲爲久注
挹取長葛久之疏注据取至久之○隱六年宋人取長葛傳
彼書爲譏其久今以祠兵爲久稽留之辭似於義反故難之
按何意謂長葛於五年冬圍六年冬取其久已明此第言祠
兵不見久義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注諱爲久留
故問之爾

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明盛非內邑也疏於是
同義戰國策西周策君何患焉周本紀作君何患於是此然
後祠兵於是卽然後祠兵焉管子小問篇且臣觀小國諸侯
之不服者唯莒於是彼於是亦當作焉字解○注諱爲至之
意○言爲久留辭諱其滅同姓也通義云久俟齊侯不至又
遲其祠兵之日以深絕盛人之疑○注因見至邑也○舊疏
云出曰祠兵卽爾雅出曰治兵之文也今書祠兵卽是出竟
之義則知下言圍成者非內邑明矣按繁露王道云言圍成
甲午治兵以別迫脅之罪誅意之法也蓋下言圍成此言祠
兵明非迫脅見魯亦欲滅盛也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疏

左氏穀梁作鄭左傳隱五年注鄭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

釋例土地名鄭地東平剛父縣西南有成鄉史記項羽本紀
別攻城陽正義地理志云城陽屬濟陰郡古鄭伯國姬姓之
國史記周武王封季弟子鄭其後遷於城之陽故曰城陽續
漢郡國志云濟北國成本國注左傳衛師入鄭通典雷澤縣
在濮州古鄭伯國也土地名盟會圖疏鄭在濮州雷澤武王
封季載于鄭大事表云高庄村曰武王之母弟叔武封于
鄭今兗州府甯陽縣東北三十里有堽城壩卽漢剛縣故地
而鄭在其西南蓋近備陽矣魯成邑在南陽東北九十里蓋

亦以近廟而得名按漢州近魯遠齊南陽與齊魯俱近廟
或卽廟父所指應是一處魯成邑爲魯之北界所謂無成齊
人必至於北門是也應與廟近

成者何盛也注以上有嗣兵下有盛伯來奔疏

注以上至來奔○文十二

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傳云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按由此
至文十二年計六十九年若本年已滅盛不得彼時盛伯尚
在若其子孫不應稱爵或此盛降于齊周之附庸不知何時爲齊所滅故有盛伯來奔事也

盛則曷爲謂

之成諱同姓也注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云爾疏

僖二年左

傳管蔡鄭霍曹衛毛聃鄧原鄆郇文之昭也是盛
爲同姓也繁露玉英云變成謂之盛諱大惡也又滅國下云
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所恃
者安在通義云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圍成諱之故但
舉成不繫國也都而言滅者與夏賜同義謂盛都成亦以意
言耳○注因魯至云爾○定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注成
仲孫氏邑是魯有成邑也九經古義云成本盛國成與盛通
釋名云成盛也穆天子傳云盛姬盛伯之子郭云盛國名文
十二年盛伯來奔是盛本伯爵二傳皆作卿僖二十四年卿
爲文昭故穆天子傳天子賜盛伯爲上姬之長卿後爲魯邑

昭七年左氏傳云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說文
魯孟氏邑是鄭與成一也故此傳云誼滅同姓公羊禮說云
惠說非也若此處爲假借之字經義從此晦矣盛與魯同姓
春秋所甚惡也傳曰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滅同姓也注
云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甚之也此卽禮所謂滅同姓名也
然則何以不絕魯侯內大惡諱也諱莫如深故變盛謂之成
魯本有成邑使若圍成然然成爲內邑不應圍欲人力索而
得之曰此非圍成待滅盛耳變盛爲成爲內諱耳太史公曰
春秋推見至隱此類是也故繁露謂諱大惡也若以成與盛
通而聖人之微言幾息矣按漢書地理志泰山郡有式縣式
則成之誤卽續漢志濟北之曷爲不言降吾師注據戰於宋
成縣也惟以爲本成國者誤曷爲不言降吾師注據戰於宋
不言歸鄭疏注據戰至歸鄭○舊疏云桓十二年十有二月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彼則不言宋歸
于鄭此言成降于齊師故難之其歸字有作敗字者誤也按
彼經無歸鄭義似作敗爲是此魯齊共伐成降于齊其實
亦降魯辟之但言齊彼魯鄭共戰宋言戰乃辟之也注辟滅
敗彼不但言鄭敗是不爲魯辟故據以難

伏之文所以附歸於齊言及者起魯實欲滅之不月者順諱
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後降於齊師也降者自

文不書盛伯出奔深諱之疏

注辟城至於齊○通義云賴得齊而後克成故得歸惡于齊

因為內辟城同姓之文按因辟故但書閭而已不言降我也

玉篇降伏也降有下義見爾雅釋言卽伏義也○注言及至

滅之○舊疏云以及者汲汲之文故也通義云然言二國同

閭則亦同受降可知此成卽舊所取以爲孟氏采者也在氏

順經作傳乃有修德退師之說抑失事實○注不月者順諱

文○舊疏云凡滅例月卽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莊十三

年夏六月齊人滅遂是也今此亦滅而不書月者順諱文使

若不滅矣按閭例時諱滅故從閭國常文矣○注不書至諱

之○舊疏云正欲決莊十年齊師滅譚子奔莒之屬書其

出奔也今成被滅至文十二年春乃書盛伯來奔於所傳閭

世不言所奔者深諱故也按書盛伯來奔則國滅明故不

書來奔深諱之文世來奔之盛伯恐非此年盛伯說見上

秋師還

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疏

通義云還者何善辭也者文十三年傳文弟子

據彼難此不當病之也注慰勞其罷病疏

禮記少儀云師役

日罷注罷之言罷勞也春秋傳師還曰疲疏引此傳云此滅

同姓何善爾病之也何休云慰勞其罷病也是鄭用公羊爲

注也按罷與疲同廣雅釋詁疲罷皆訓勞國語齊語罷士無伍罷文無家注罷病也是疲罷勞輶輶爲訓也易中孚六爻詞曰或鼓或罷史記平原君傳臣不幸有罷癃之疾皆讀苦疲通義云言非善之但閔其罷病耳曰師病矣疏通義云文王之法師出不踰時春而

禱兵秋而振旅君子以師爲病矣

揭爲病之注據師出

皆罷病曷爲獨勞此病也疏据師至病也○廣韻勞慰也郎列切讀如孟子滕文公篇勞之禮記曲禮君勞之則拜之勞謂師非師之罪也

注君之使重在君因解非師自汲汲疏注明君至在君○通義云木當言公至自閑成緣誦減同

姓沒公不舉公至而舉師還然減同姓自公之過於師無罪故不得加不善辭也以善反曰還以不善反曰復後出師久亦不踰還者皆從此始見法可知繁露奉本云故師出者眾矣莫言還至師及齊師閭成成降于齊師獨言還真君毋外不得已故可直言也至於他師皆其君之過也而曰非師之罪是臣子之不爲君父受罪罪不臣子莫大焉按隱三年注云凡書兵者正不得也外內深淺皆舉之者因重兵害眾兵動則怨結構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所謂師之罪也此重在君滅同姓舉其重者故歸其善於師非師莫無罪也故舊疏云所以懲師者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于

君矣繁露說微異穀梁傳遺者事未畢也逝也○注因解至汲汲○舊疏云正以及者汲汲之辭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注諸兒襄公也無知公

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疏冬十一月經有癸未厭爲十月

無癸未○注諸兒至從弟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

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襄公元年始爲太子時常與無知廟及立繼秩服無知怨十二年

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成葵丘爪時而往及爪而代往成一年

歲卒爪時而公弗爲發代或爲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

公孫無知謀作亂遂相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問襄公曰

事成以女爲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遂崩浦丘見

賓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斃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

反而鞭主屨者茀三百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曰

傷乃遂率其眾襲宮蓬主屨茀弟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

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則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

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大同較爲詳備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

也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千三百七終

常熟

丁國鈞參校
子汝恭校字